

放任历史被抹去，  
东京是一座崇尚现代的城市

TOKYO  
A BIOGRAPHY

# 东京传

[英] 斯蒂芬·曼斯菲尔德 —— 著

张旻 —— 译

Stephen Mansfield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TOKYO  
A BIOGRAPHY

# 东京传

[英] 斯蒂芬·曼斯菲尔德——著

张旻——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

东京传 / (英) 斯蒂芬·曼斯菲尔德著; 张旻译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001-5844-8

I. ①东…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城市史—东京  
IV. ①K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9153号

---

TOKYO: A BIOGRAPHY: DISASTERS, DESTRUCTION AND RENEWAL: THE STORY OF AN INDOMITABLE CITY By STEPHEN MANSFIELD

Copyright: © 2016 BY STEPHEN MANSFIE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UTTLE PUBLISHING / CHARLES E. TUTTLE CO.,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JIC Bookstore Invest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01-2018-7441

## TOKYO: A BIOGRAPHY 东京传

---

出版发行: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 68359101; 68359303 (发行部);

68357328; 53601537 (编辑部)

电子邮箱: book@ctph.com.cn

网 址: <http://www.ctph.com.cn>

出 版 人: 张高里

特约编辑: 黄 艳 任月圆

责任编辑: 郭宇佳 张孟词

封面设计: 肖晋兴

排 版: 中文天地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5001-5844-8

定价: 72.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本书献给我的儿子——鲁珀特

摧毁人们最有效的办法是否定和抹去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

——乔治·奥威尔

城市不是建筑的集合，而是一连串相互联系的空间。

——艾德蒙·培根

## 序

“那是1764年10月15日，在罗马，”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道，“我坐在卡匹托尔山上的废墟中，陷入了沉思。不远处，赤脚的修士们在朱庇特神庙中诵唱着晚祷词。突然之间，让这座城市的衰亡尽落于笔尖的想法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少有作者经历过这种恰逢其时或具有决定性的创作契机。城市常常在时光中悄然而至，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头脑，成了灵感的源泉。

吉本研究历史的方式是以当时人类社会的主流视角去理解历史。这种历史观否认了任何固有意志对过去的影响。原因、结果和事件构成了历史；既不存在决定性的规律、定理，也没有所谓的天意。这种看法与一些传统中国史学家所秉持的观念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历史已由天数所定，只不过需以人谋之而已——如果一个懦弱或腐败的君主失去了天命，他就可以被合法、正当地取而代之，然后整个历史的进程便得以重启。作为生活在启蒙时代的人，吉本证明了



我们还能通过其他的路径重回历史长河中的那些时刻。沿着这些路径逆流而上，便是按照历史的时刻表，在人类留下足迹的那一刻，准时与之再次相逢。我秉持着某种相近的精神，并渴望书写囊括了一切重要以及不重要但有趣之事的歷史，这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即使是在今天，这个我们理应对东京有更多了解的时代，许多对它的描述出人意料地仍以过时的成见颠覆着现实。这些书频繁地将东京描绘为一座遭受着多重人格障碍折磨的城市，城中的居民们经受着一阵阵情绪失控而非普通意义上的喜怒哀乐。在以东京为背景的外国电影中，演员们在城中徜徉，神态却仿佛是在探索海王星的表面。作家保罗·泰鲁在一本著作中认为东京“更像一台机器，而不是一座城市”，故而不值一谈。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回击了这些看法，认为东京人既非没有自己意识的细胞，也不是城市机体中流动的带电粒子。与其他大城市一样，高度个体化的居民是东京的立城之本。

对任何审思过去的作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必然是如何真实地表述历史经验，如何让今天的读者知悉昨日的事件——就东京而言，便是如何重构这座最难追忆的城市的往昔岁月。若你开始认为过去之事正在发生，而非已经发生，思考历史的新方式便成为可能。

尽管经历过各种大型建设项目，东京依然看上去似乎才刚刚形成，就像一只由水泥与灯光构成的巨大水母。这个城市的变化之剧烈，让它仿佛时不时地会完全与它自己的历史脱节。然而，恒久不变的城市是不存在的。除了极少的例外，改变或者说易变性才是永恒不变的模式。当然，问题仅仅在于变化的程度而已。

历史的连续性是谈论过去的前提，然而对于东京，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相反的情况：过去的不连续性。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历史就是在时间中旅行。

爱德华·赛登施蒂克曾在其名作中提到，传统与变化之间的争论——欧洲城市的一个特征——是与东京绝缘的，因为在那里，变化就是一种传统。从自然灾害到“二战”中的毁灭，再到战后建设时期对历史的抹消，种种天灾与人祸曾降临于这座城市。然而即便如此，在由印度引入日本作为供奉图腾的众多宗教形象中，印度教中代表混乱与毁灭的女神迦梨仍未能在城市的万神殿中获得一席之地，这着实令人惊讶不已。

最好的城市历史记录无疑应当由不偏不倚的叙述组成。但是如果我们在公正之外另立一根标杆，那么上面绑的应该是生动性这块叙述的滤镜。我试图在“客观准确”与来源于直接体验的“热情偏爱”（借苏珊·桑塔格的用词）之间找到平衡。

我可以忍受见证这座城市近代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我很幸运，能在奥姆真理教发动沙林毒气袭击（指1995年3月20日早晨日本东京地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仅仅数小时前身处霞关站的站台之上；我很幸运，2011年3月11日，当地震与海啸袭击福岛附近时，我能身在城中，并在一座12层胶囊旅馆的高层租下了一张睡榻。在一阵阵的余震之中，这幢高瘦的楼房如同喝醉了酒一般摇摆不定。那一夜，任何一点睡眠都是弥足珍贵的。我隔壁的胶囊里住着一个痛苦的失眠者。他仿佛圣经人物附体，整夜含糊不清地叨念着一个关乎城市毁灭的预言。





浅草观音寺（也称浅草寺）或许是东京最古老的宗教场所。两位渔民在隅田川中发现了一尊黄金观音像。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建造了这所寺庙来供奉神像，奉祀这位大慈大悲的菩萨。寺院最初建成于公元645年，在“二战”中毁于轰炸。于东京人而言，这座寺院本就意义非凡，重建后更是成了怜悯与和平的象征。

（图片来源：Dreamstime© Zheng Dong）

## 前言

一群群丹顶鹤无忧无虑地漫步于冬季的盐滩潮沼中。除了它们之外，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飞禽，例如茶隼、白鹭、蒙古沙鸨、麻鹑、蜡嘴雀和日本朱鹀等也在海湾边的浅沼中筑巢或旅居。然而只有迁徙而来的鹤——这种以螃蟹、蜗牛、蝶螈和蜻蜓为食的杂食者——将获得成为象征不朽与忠诚的宗教符号的殊荣，并在此之后与注定从此处崛起的城市一样，历经成长、灭绝和重生的循环。

一直未曾发生巨变的是东京的地质情况。多次火山爆发余留了大量硬性红黏土，积聚成关东土壤层，东京便坐落其上，火山灰构成了它将近 20 米厚的表层土壤。东亚季风带来了阵阵充沛的雨水，在地表形成了大量的落水洞和洼地。渐渐地，一座座山谷意外地成形于本该平坦的土地上，涌入池塘、湿地和海湾的地表与地下水系在山峦间侵蚀出孔洞，连绵起伏的地势与这些洞窟共同构成了东京城弯弯曲曲的背街小巷。它们沿着早已填平的老旧



河道或地下河蜿蜒起伏，人们能够从雨水沟和检修孔里传出的隆隆低鸣声中隐隐察觉到这些地底水流的存在。这些便是自然地形在城中可见的痕迹，城市在这样的地势中逐渐形成。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查证，历史却在时间的迷雾中若隐若现。即使是史前时代的骨骼与化石——比如日本桥本町商业中心地下发掘出的瑙曼象——也代表着一段与这些遗骨一样牢牢埋藏于过去的历史时期。大约在2万至3万年前的末次冰期，随着石斧、刀具、鹅卵石（烧熟用来烹煮食物）等工具的发展，麋鹿与大象之类的大型生物几乎灭绝。天气日复一日地寒冷，土壤变得干燥，继而坚硬。到了绳文时代早期（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300年），气候再次变暖，土地受到海平面上升的洗礼，海岸线一度曾到达今天被称为“山手”的低矮丘陵。沿岸的悬崖和延伸至水中的山脊为捕鱼和贝壳采集提供了天然码头与堤坝；贝壳冢和穴居房屋轮廓出现在现今的板桥区和北区，石制工具则被发现于河流上游沿岸和海湾湾头。这些都表明这里曾经存在着原始聚落，是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家园。

冰川期渐渐结束，更温和的气候环境转而到来。一个丰足、富有创造力的陶器文明诞生于纪元交替之际。提起这个时期的陶土瓮罐，人们的印象就是压入软陶的稻草线绳，这个时代也得名于这些带着“绳纹”的陶罐残片：绳文时代。东京到处散落着一堆堆的贝冢\*，“集贝人”（一个渔猎采集种族）将他们用过的贝壳倾倒在

---

\* 史前时代人们捕食的贝类堆积遗址。——编者注

此。贝冢中还发现了骨制工具、石头和陶制器皿。

听上去有些难以置信，在日本，考古研究始于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S. 摩尔斯。1877年6月19日，摩尔斯乘坐火车从横滨奔赴新桥，对当地的腕足动物（西太平洋贝类）进行深入研究。当车厢穿过大森地区时，他碰巧扫了一眼窗外，注意到地面上隆起的一座小丘，他立刻认出那是一个贝冢。后续发掘显示，此处遗址是一座5000年前青铜时代的海扇壳堆。几天后，摩尔斯带着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返回此地。这个团队徒手挖掘了遗址，发现了“形式丰富而独特的大量陶器、三枚加工过的骨头和一块古怪的陶碑”。类似的炊具堆在御茶水、上野山，甚至今天的皇居地下都曾发现过。对历史知识的渴望推动了更多的发掘。1884年，在现今根津站附近的斜坡下发掘出了被称为“弥生坂”的另一层日本历史。参与发掘的学生在盆盆罐罐中找到了一颗颗焦黑的米粒和谷壳。这一发现提前了人们对该地区最早农业活动出现时间的推断。

到了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日本开始发展出水稻种植与金属加工。彼时的社会已得到了更好的管理，日常用品则显示了社会的进步。这些用品包括捕捉动物用的陷阱、篝火坑、陶器（以更高温度烧制的它们变得更加坚固）、黏土雕像、漆器、铜制及铁制工具，以及骨灰瓮——后者是能够揭示历史进程的重要物件。当人们开始尊敬死者的时候，社会发展便发生了一次飞跃；怀念祖先是建立一个历史时刻点的重要举措。放置在先祖坟茔下的橘棕色埴轮（日本古坟顶部和坟丘四周排列的素陶器的总称）也与纪念死者有关。这些无

釉黏土像呈圆柱形或由多个部件装配而成，代表着人、动物以及其他人们熟悉的物体或形状，比如生活器具和远古住宅的等比例模型。

在等等力西郊（今世田谷区内），扇贝形的野毛大冢古墓被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座公元5世纪的坟墓代表了当时在关东地区盛行的古坟文化（中期）。河石与埴轮包围着坟墓的封土，墓中发掘出了一口石棺、两口木棺，同时还发现了大量遗物，包括剑、铁制箭镞、盔甲、臂章、铁制镰刀、铜镜和梳子。遗存的质量与坟墓的规模表明这是一位在南武藏野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部落首领的安息之所。多摩川附近的蓬莱山古坟是东京最古老的坟墓。这座锁眼形状的古坟的建造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墓中随葬的遗物证明了一位曾经控制着多摩川地区大片土地的统治者的存在。

如果说地理与气候限定了栖息环境，那么人们将有可能定居在构成关东平原的八个州里。这片日本最大的平原位于东海岸之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与亚洲大陆保持了最远的距离，从而避免了潜在敌人的入侵。由于充沛雨水的浇灌，它也是种植水稻与驯养武士所用马匹的理想场所。

作为未来东京起兴之地的村落群跨越了三条河流——隅田川、荒川、江户川——这些河流在此流淌过下游冲积平原，最终在东京湾汇聚入海。这片广阔的土地略高于海平面，极易受到洪水及其他灾害的袭扰；它已经无数次成为灾害的对象，未来也势难摆脱相似的命运。大部分海岸曾经是湿地，这个区域在16世纪末得以开发，填海造陆计划加固了海岸线，为未来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空间。

河道的变更与海平面的地质变迁导致了高地平原的形成。此类地块中面积最大的是武藏野台地。这是一个洪积平原，从城市中心向西 60 千米处延伸至关东平原的山地边缘。它的陡坡刺入城中，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高低地势。城市由此被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靠近河口与海湾的城市平洼地带，被称为下町（下城）；另一个是隆起的内陆地区，被称为山手（上城）。但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差别远远不止于地理层面。

这片包含了现在东京的区域并非完全无人居住。相传，早期朝鲜族部落曾在隅田川沿岸定居。公元 628 年 3 月 18 日，在这个精确得令人惊讶的日期里发生了一件事，预示着一座尚武又虔诚的城市即将崛起。渔民桧前浜成与他的兄弟桧前竹成发现渔网里缠着一尊黄金所制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像，在故事里，他们把佛像扔回河里，却眼睁睁地看着它重新浮出水面。两人将观音像带给了当地的乡司土师真中知，他认为发现观音像是吉兆，于是在家中建造了一座佛堂以供奉佛像。到了公元 645 年，浅草观音寺落成，它或许是东京最古老的宗教场所。这尊小型塑像成了“秘仏”，即秘藏佛像——它太过神圣，不该为肉眼所见。佛像的真实起源是一个谜，然而在 1945 年，一个可能的解释浮出了水面。就在寺庙受到轰炸之后，人们对寺庙正殿（观音堂）的废墟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中找到的宗教用具和铺砖均来自亚洲大陆，其起源可追溯至公元 7—8 世纪。这暗示了佛像可能原产于朝鲜。

在这个以山为尊的国度，武藏野台地的平坦似乎引发了一些失望情绪。人们认为它的广阔是一种缺陷，正如这首古诗所

意指的：

“武藏野，  
平地少山，  
月无以近。  
丘出膏壤，  
没于草芥。”

公元 1020 年，一个风吹草低的秋日，12 岁的更级小姐渡过了隅田川，在四下探望时，发现她的随从们淹没在了一望无际的旷野中。在高高的芦苇丛里，“就连骑士们的弓尖也看不分明”。这些密集而繁茂的野草、蒲苇、芦苇和野生灌木胡枝子是这片台地的主要特征，千百年来一直被载于诗歌之中。明空、朗月、富士山，这些在台地上清晰可见的意象是许许多多后世画作的主题。在公元 7 世纪一名艺术家创作的六折屏风上，密密麻麻的野生康乃馨、野草和桔梗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

到了公元 12 世纪，武士 - 军人阶级从无能、自闭、官僚的京都贵族手中夺过权柄，日本开始进入了中世纪社会。“江户”之名的第一次使用出现在这个时期。秩父重继在糀町（也译作麹町）的一处高地筑造居馆并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地名。从那时起，他被称呼为江户重继，而他名字的变化则是地名“江户”在历史文献资料中留下的第一道痕迹（江户的意思是“海湾的门户”），这个词告诉我们东京湾是如何深入城市的中心，以至于它的海水竟能够贪婪地舔

舐着糍町高地的岸线。

现今的东京，彼时为东部县的一部分，属于武藏国领地，其国府（领地首府）的主要部分位于现今的府中市。人迹罕至的平原上四处是荒野，来往于此的旅人与香客无法高枕而卧。公元13世纪，强盗小和田道玄时常在草木丛生的山谷中伏击朝西面山岭行进的旅人并因此声名狼藉。涩谷区如今还有一条名为道玄坂的道路，但这道斜坡与当年东京城那条受劫匪滋扰的山道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正如同这些描述所展示的，即使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物质证据，保存在名字中的历史仍会成为完全专注于现实的城市的一个特征。





羽子板——新年游戏“羽付”里使用的小型木拍——通常以歌舞伎角色的人像作为装饰。人们已经很少玩这种有点像羽毛球的游戏了，但是羽子板的销售仍然是浅草寺的新年传统——这个传统有近 350 年的历史。现代的戏剧表演中仍然可以见到歌舞伎角色的面孔，这种艺术形式留存至今。

(图片来源: Dreamstime© Meaothai)